

罪恶调查组

2



骁骑校 著

命运关上了门，却打开整整一面墙。

罪恶调查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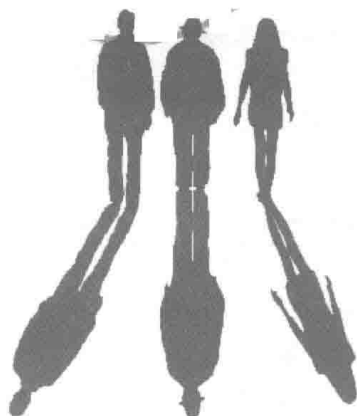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罪恶调查组

2

骁骑校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恶调查组.2 / 骁骑校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594-2999-5

I. ①罪… II. ①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2577号

书 名 罪恶调查组.2

著 者 骁骑校

策划编辑 李 艳

责任编辑 袁 媛 姚 丽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90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999-5

定 价 4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
他本是见证，
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
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目 录

第一章	无冕之王	001
第二章	高土坡羊肉馆	016
第三章	血溅鸳鸯楼	033
第四章	身陷囹圄	048
第五章	小卢哥	063
第六章	记者的荣誉	078
第七章	集体谋杀	093
第八章	嫌疑犯画像	113
第九章	无人机大作战	134
第十章	熬鹰	152
第十一章	失而复得	167
第十二章	你是我的“撒手没”	186
第十三章	一定要拆散你们!	206
第十四章	拜见小卢哥	222
第十五章	遗失的耳钉	245
第十六章	酒吧影帝	263
第十七章	相亲陷阱	282
第十八章	幕后黑手是谁	300
第十九章	老同学	313
第二十章	完美猎物	325

无冕之王

第一章

文讷手脚麻利地帮着程嘉嘉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入院时随身带的私人物品，一只小塑料袋就装完了。至于衣服，沾满了鲜血，抢救时剪开扔了，现在只能穿着住院服走了。

文讷看到地上摆着两只手提纸盒，挺大的，看上去不像营养品，问程嘉嘉道：“这是谁送来的？”

程嘉嘉此刻也很紧张，说道：“就是那个路老师带来的。”

文讷很警惕，拿过来就拆，但纸盒包装很结实，一时半会儿打不开。她心想，总不至于是炸弹吧，先拿着，出去再说。

楼下隐约有低吼的引擎声浪传来，文讷心中一动，跑到窗口往下看，只见停车场上，那辆黑色阿斯顿马丁正缓缓移动，车窗降下，驾驶座位置露出一张脸，正是那位“路老师”。

路石铭抬起眼来，正好跟文讷四目相对，路石铭微微一笑，眉眼弯弯的，食指和拇指冲她一比，镜片后面闪过一丝狡黠的笑。车窗升上去了，阿斯顿马丁发出低沉的声浪，拐出了医院，很快消失在视野中。

文讷毛骨悚然，这个桃花眼美女绝对不是什么老师，也不会是被有钱人包养的金丝雀，倒不是因为这辆三百多万的超跑，而是文讷明显能感觉到，这女人身上有一种食肉动物的危险气息，刚才她看自己的眼神，就像一只看着笼中鸟的猫一样！

她回头大喊一声：“卢兄，快走！”

程嘉嘉还很虚弱，文讷扶着她慢慢地走，卢振宇提着东西，抢先一步下楼去迎专车。文讷等电梯的时候焦虑万分，生怕电梯门一开，出现一帮刺龙画虎的光头大汉。

还好，直到离开医院，坐上车，都没什么事情发生。

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卢振宇从副驾驶座位回头问道：“去哪家医院？”

程嘉嘉迟疑一下，说道：“其实……我感觉已经好了，不需要再住院了。大夫告诉我，接下来只要静养、进补，恢复元气就行了。”

文讷沉吟片刻，点点头：“也好，哪家医院都不安全，姓蒋的势力大，只要在医院，被找到只是时间问题。学校也不能回去，这样吧，先去我那里。师傅，去御井南巷纺织宿舍。”

到了纺织宿舍，文讷的小窝在六楼，而程嘉嘉目前的状态，走路都很吃力，怎么可能爬得动六楼？文讷扶着她刚爬了一层，程嘉嘉已经脸色惨白，头晕目眩，几乎要昏厥过去了。

文讷这时候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歉疚地看了一眼卢振宇：“卢兄……”

卢振宇哪能让她出声恳求，连忙自告奋勇，背着程嘉嘉吭哧吭哧爬楼，硬是一口气爬到了六楼。

文讷把她安顿在自己的小床上休息，打开空调，然后又挑了两件自己的衣服给她换上，接着打电话叫了一顿丰盛的外卖，为程嘉嘉滋补身子。

吃完饭，文讷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估计老爸也见到了那个老鬼，不知道老爸这票分了多少钱？她喜滋滋地给老爸打电话，想把他叫过来，几个人商

量一下明天的安排。谁知道电话响了半天，听筒里才传来张洪祥醉醺醺的声音：“丫头，想老爸了吧，老爸也想你啊……”

文讷听老爸的状态不对，似乎情绪不好，连忙问怎么回事。

听着话筒里老爸醉醺醺地絮絮叨叨，文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会儿瞥一眼卢振宇，一会儿瞥一眼程嘉嘉，手扶着额头，咬着嘴唇。卢振宇感到不祥，也没说话，只是盯着文讷。

过了一会儿，文讷挂上电话，呆呆地坐在那里，脸色阴郁。

卢振宇看了一眼躺在卧室休息的程嘉嘉，低声问道：“小文，怎么回事？”

文讷皱着眉头，抬起眼睛，有些楚楚可怜地望着他，轻声说道：“老爸说，老鬼失手了，他到那里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女飞贼占了先，还被打昏了。他说，那个女贼还不错，给他留了一万块钱，老鬼一分没要，全部都给老爸了，但是，资料什么的都被拿走了。”

卢振宇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是女贼，又是分钱的……

他说道：“那老鬼究竟是什么人，可靠吗？我看是他把钱都昧了吧，还女飞贼，故事会都不敢这么编！”

文讷点点头：“我也这么觉得。不过不管怎么说，赵大头手里是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她看到桌上放的路石铭留下的大礼盒，心中一动，拿了一把美工刀，三下五除二把两只盒子都拆开了。

两人目瞪口呆……

一只盒子里，摆着两块电脑硬盘、一只移动硬盘。

把三块硬盘拿出来，两人更是吸了一口凉气：硬盘下面整整齐齐码着百元大钞，看样子足有二三十万。另一只盒子里，装着一只大档案袋，打开之后，从里面倒出了一大堆借款合同和欠条，随便翻了一下，都是近江各所高

校的学生的，其中近半都是艺术类院校的女生签下的。

两人把钞票倒出来，想点一下，发现钞票下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娟秀的字体写着：

这是赵大头欠嘉嘉同学的，至于其他东西，相信你们能够妥善处理。

两人望着桌上这一大堆东西，都惊呆了。

“这……这都是赵大头保险柜里的东西？”卢振宇指着这一堆合同欠条，瞠目结舌，剧情转化得太快，他的脑回路都跟不上了。

文讷拿着硬盘，看了看，点点头：“估计也是从他电脑上拆下来的，看来不光是为钱，还为了搞垮赵大头。”

卢振宇仍然转不过来：“那……那怎么都到了路老师手里？”

文讷眯着眼睛，很兴奋地慢慢说道：“难道……路老师就是那个女贼？”

卢振宇也是吓了一跳，仔细想想，摇摇头：“不会吧，老鬼不是说那个女贼很厉害吗？把他一个大男人都打昏了，那路老师看着斯斯文文的，为人师表的样子，不像啊。”

文讷哼了一声，白了他一眼：“一脸狐媚相，还为人师表，戴个眼镜就为人师表了？她要是老师，还不把学生祸害死。”

卢振宇挠挠头，想反驳又不知该怎么说，憋了半天说出一句：“还行吧……”

文讷鄙夷地上下打量着他：“卢振宇，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幻想有这样一个女老师？”

卢振宇心虚地笑着：“没有没有，我就不喜欢这种类型的……”

文讷似乎有些好奇：“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卢振宇干咳两声，赶紧岔开话题：“哎，小文，你真觉得路老师就是那

个女贼吗？我觉得不像，你看她那个近视，确实不像装出来的，镜片那么厚，看人都抬下巴眯眼，度数肯定不低，我高中好多同学都这样，起码七百度往上，摘了眼镜，几米外就看不清人了，这怎么做飞贼？”

文讷思考着，点点头：“也有道理，不过东西都摆在这儿了，就算她不是那个女贼，也脱不开干系。你看她那一身行头，从眼镜到腕表，从鞋子到包包，再到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样便宜东西，这些小钱就不说了，就说她那辆车，三百多万的阿斯顿马丁，你觉得是一个高校美术老师开得起的吗？”

卢振宇沉吟着：“也许，她嫁了个有钱人？”

文讷想了一下，疑惑道：“多有钱？你知道陆刚的老婆开什么车吗？”

“什么车？”

“卡宴而已。”

“哦……”这下卢振宇有概念了。

他想起来，上次跟张洪祥去古兰丹姆饭店“接业务”，最后看到小文妈妈离开的时候，开的也不过是辆宝马五系，四五十万的车。宝马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算豪车了，但对于一个身家几亿的老总夫人来说，可谓相当朴素。看来这些土豪别管多有钱，夫人的座驾普遍都比较低调。

文讷也在思索，确实有的是有钱人动辄给小三买玛莎拉蒂什么的，不过她已经明显感觉到了，那个“路老师”身上的危险气息，绝对不是笼中的金丝雀，再说看着桌上的东西，这也绝对不是被包养的小三能干出来的事情。

两个人看着桌上的东西，各种猜测，既兴奋又不安，不过，兴奋多过了不安。

文讷拿起一叠钱，点了一遍，确定是一万块，一共有三十叠，都是这么厚，用银行专用纸带捆扎好的，那应该就是三十万。

“卢兄，你说这些钱……”文讷压低声音，眼睛微微放光，“咱们都给程嘉嘉吗？”

卢振宇看了她一眼，正色道：“当然都给了！小文你啥意思？”

他的口气比较冲，文讷愣了一下，哭笑不得，低眉顺眼地小声解释：“卢兄，你误会我了，你看，纸条上写的是：这是赵大头欠嘉嘉同学的。这就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这是赵大头欠程嘉嘉同学的’，另一种是‘这是赵大头欠嘉嘉的同学们的’，你明白吧？她要是直接写‘这就是给程嘉嘉的’那一切都清楚了，可她偏偏加了个‘同学’二字，就产生歧义了，到底是给程嘉嘉一个人的呢，还是给程嘉嘉的那些受害的同学们的呢？”

卢振宇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他低声说道：“要不先问问她，看她同学里有多少被赵大头坑的，这不就清楚了吗？”

文讷直接在那堆合同和借条里扒拉了一会儿，很快就把程嘉嘉的借款合同和几张欠条都找出来了，然后又找了一会儿，发现近江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就她一个。

“清楚了，应该是就给嘉嘉一个人的。”

文讷这里只有笔记本电脑，没有台式机，也没有能外接裸盘的设备，所以只能先看移动硬盘里的内容。两人拿着移动硬盘来到书房，打开笔记本连上，惊讶地在里面发现了几十个文件夹，都是用女生名字命名的，点进去后，女生手持身份证、学生证的照片，文讷和卢振宇看的都目瞪口呆，因为这里面不乏他们认识的人。

文讷指着一个文件夹的名字说道：“这个打开。”

“果然，是我附中的同学，”她看着照片上一丝不挂的女孩，黯然说道，“后来她考了江东音乐学院。”然后她飞快地看了一眼卢振宇，把图片关掉了。

卢振宇根本没心思欣赏照片，他脸色也很阴沉，突然指着另一个文件夹的人名说道：“打开。”

文讷打开文件夹，双击里面的图片，卢振宇看了一眼，点点头：“关掉吧。”

文讷关掉图片，望着卢振宇：“是不是？”

卢振宇点点头：“是，不过不是我们班的，是另外一个班的，大三下学期自杀了。”

文讷忧伤地看着他，轻柔地拍拍他的手。

突然，两人同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范月瑶。

两人对视一眼，都是一个激灵，手一抖，赶紧打开了文件夹。卢振宇对当时那个“卖唱寻女”的照片没啥印象，文讷盯着看了半晌，慢慢点点头：“应该是她。”

两人互相望着，都有点迷茫，这条线查到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和陆傲天那件案子没关系了吗？那范月瑶又是怎么回事？

卢振宇问道：“秦琴说过，她在里边见过范月瑶是吧？”

文讷点点头，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对，但并不能说明高利贷案子和色魔囚禁案子有关系，最多能说明可怜的范月瑶在这两件案子中都是受害者。”

卢振宇疑惑道：“你是说，范月瑶先陷入高利贷，后被绑架囚禁？”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卢振宇想了一下，说道：“我知道该找什么了。”

说着，他退出这个文件夹，上级文件夹里有一个 Excel 文件，卢振宇双击打开，和他想的一样，这是一份账册，里面记录着受害女孩们的欠款数额、还款情况还有日期。

卢振宇按 CTRL+F 键，打开查找功能，然后输入“范月瑶”三个字，立刻搜索到了范月瑶的资料。果不其然，范月瑶的记录都是两年之前的，最后的还款记录上写着“失踪”两个字，显示范月瑶失踪的时候，还欠赵大头七十多万，而最开始，她不过借了两万而已。

很显然，文讷的分析是对的，范月瑶深陷高利贷，最后不管是离家出走

还是酒吧买醉，总之是失踪了，落到了那个色魔手里，然后被囚禁起来，外界的世界从此和她绝缘。但是人消失了，债还在，而且是七十多万，估计她父母也是被赵大头逼得倾家荡产，最后流浪街头吧……

两人一边分析，一边咬牙切齿，都觉得赵大头死有余辜，这种人千刀万剐都不解恨，最好永远也还不清蒋先生的债，被逼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

硬盘的根目录下还有一个文件夹，下面又有几个子文件夹，打开来看，都是视频文件，两人对视一眼，都知道是什么了。其中有一个子文件夹名为“定制”，打开一看，里面有十来个视频文件，文件名都是DZ开头的，现在卢振宇明白了，这些和自己下载的那个片子一样，都是定制的，DZ就是定制的意思。

这些视频都是用女生的名字命名的，后面加编号，其中有三个都是“程嘉嘉”开头的。文讷同情地朝卧室方向望了一眼，不久前刚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程嘉嘉，正在那里熟睡。

卢振宇下意识地想点开的，文讷一下按住了他握鼠标的手，微微摇了摇头：“别看了。”

卢振宇也醒悟过来，有些内疚地关上文件夹。

当天晚上，卢振宇还是回到了天鹅快捷酒店睡觉，走的时候文讷把一大袋欠条和三块硬盘都交给了他，让他随身带着。卢振宇明白文讷心思缜密，怕万一蒋先生或是赵大头找上门来，东西就被抢回去了，所以让自己这个有超能力的家伙保管，而文讷是许家豪的妹妹，只要东西不丢，她本人并没有什么危险的。

“咱俩都把手机关了，”文讷说道，“防止被定位。明天早上你们直接过来找我，有急事的话，我会打我爸的电话，你跟他在一起就行，他们不知道我爸的电话。”

到近江之后，张洪祥和卢振宇一直都住在天鹅快捷宾馆没退房，卢振宇回来的时候，张洪祥已经在房间里了，喝得醉熏熏的，正躺在床上打呼噜。看来老鬼失手，张洪祥空欢喜一场，被打击得不轻，估计是找个地方独酌独饮来着。

卢振宇窃笑，等明天给他一个惊喜吧。

他洗完澡，把门锁好，又用椅子顶住门，确定万无一失，这才躺在床上玩了一会儿手机，然后突然醒悟过来，赶紧把手机关掉，把东西放在内侧的枕头边，关灯睡觉。

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卢振宇把事情跟张洪祥一说，老张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他亲眼看到了那一大堆合同、欠条之后，才明白天上真的掉馅饼了。

张洪祥详细问了那个路老师的一举一动、穿戴打扮、举止做派什么的，又看了一下她留下的纸条，沉吟道：“纸条还真不是写给程嘉嘉的，是给我们的。这么说，这个女人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好在是友非敌。”

卢振宇疑惑道：“她偷保险柜就偷保险柜，花那么多精力观察我们干什么？”

张洪祥笑道：“老弟你忘了吗？这五千万可不光我们想要，想要的人多了，现在近江地面上，黑的白的，盯着这个案子的恐怕已经不在少数了。”

卢振宇恍然大悟：“张哥我明白了，那个女的也是其中之一！”

张洪祥点点头：“应该如此。她盯我们，估计是她偷东西在行，但查案子不行，所以只能盯在我们屁股后面……前几天我们盯着赵大头的公司查来查去，又是找老鬼去偷，那女的肯定知道那里边有重要东西，所以先下手为强了。”

“可是，她为什么又交给我们了呢？”

“废话！”张洪祥瞪了他一眼，“这堆东西跟那件案子有关系吗？她又不

是傻子，拿到一看就知道东西用不上，那还能怎么办？把钱拿了，资料嘛，做个好人送给我们就是，估计她也看高利贷的不顺眼，想借我们手教训他们一下。”

卢振宇笑道：“张哥，那我们怎么惩治赵大头？报警吧，光制黄贩黄一个罪名就能把他抓进去。”

张洪祥看着这堆东西，深思片刻，说道：“交给警察倒是最简单，但这就必须公事公办走流程了，赵大头和他的手下因为制黄贩黄入狱是没问题，可受害者们必然会受到二次伤害，下半辈子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必须慎之又慎，我们是干什么的？记者！记者最厉害的杀手锏是什么？曝光！老弟，先放你两天假，你和小文留在近江，照顾好程嘉嘉。我回江北一趟，组一个专题，然后再联系电视台，电视、报纸双管齐下，彻底曝光这种校园高利贷！那个什么赵大头，要么跑路，要么进去，就算出来也是一屁股阎王债，反正下半辈子是别想安生了。”

张洪祥当机立断，一旦决定就不再耽搁，他把五菱之光留在近江，留给两个小孩儿做交通工具。目前调查小组人数急剧膨胀，丁海和秦琴加了进来，李晗也少不了过来探头探脑，还有程嘉嘉不知怎么安排，自己这个老头一走，留下他们一帮年轻人，估计小文那辆牧马人都不够坐。

张洪祥让卢振宇和文讷开车送自己到高铁站，在车上他就打电话给晚报采编部下面的小记者们，让他们着手搜集高利贷、校园贷的资料，说自己马上回去后就要弄一个大专题，爆猛料，至少能让晚报的短期销量翻几个番。

送走了张洪祥，卢振宇和文讷找了个银行，把那三十万存了进去，办了张借记卡，就用程嘉嘉身份证上的生日做密码，然后回到纺织宿舍，两人像猴儿献宝一样，把这个大惊喜呈现在程嘉嘉面前。

没想到，程嘉嘉完全没有他俩想象中的激动、狂喜，反而很淡定，浅浅一笑，说道：“谢谢你们。”

文讷和卢振宇对视一眼，面面相觑，都有种一拳打空了的感觉。不过也难怪，程嘉嘉毕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已经过了看透红尘这一关了，现在区区一笔钱放在她面前，大概很难激起多大波澜了吧？

果不其然，文讷看到程嘉嘉的枕边卡着两本书，一本南怀瑾的《庄子讲记》，一本宣化上人的《大佛顶首楞严经注释》，不用问，这肯定是从文讷的书架上找的。只是……这两本书一佛一道，都是教人勘破、放下的书，这丫头刚自杀过，正处于看透红尘的状态，她不会看着看着就当真了吧？

文讷自己兴趣广泛，涉猎极杂，诸子百家、文学艺术、诗词歌赋、人文社科、中外历史……光宗教类的书就一排，除了三大宗教，其他的什么婆罗门、锡克教、摩门教、甚至神道教都有涉猎，问题是她涉猎虽广，但大部分都是随兴所至，浅尝辄止，很多大部头的书都没有看完，没兴趣了就扔那里了。

床头这本《庄子讲记》，看程嘉嘉翻的页数，基本上快让她看完了，看架势接下来要再啃那本更大部头的《楞严经注释》了！而且她还真会选，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程嘉嘉这是要出家的节奏啊！

文讷轻轻坐在床边，笑道：“嘉嘉，这本书你也真看进去了，有什么心得吗？”

程嘉嘉浅浅一笑：“我在想，我小时候的事情。”

“小时候的事情？”

程嘉嘉点点头，目光清澈透明：“上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为了抢一个破玩具能打破头，抢到的就高兴的好像拥有了全世界，而被抢玩具的小朋友就会伤心欲绝，好像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样。后来长大了，回想一下，觉得好可笑，而当年和你抢玩具的小朋友，今天可能会成为你的好友，甚至事业上的伙伴，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难道不正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抢玩具一样吗？只不过我们看幼儿园的小朋友抢玩具的时候，已经跳出来了，所以

觉得那点得失根本不值一笑，而我们今天经历的痛苦、悲剧，那些让你觉得天都塌了的事情，又有多大区别呢？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能够活得足够长、不停‘长大’的话，比如说五百年，一千年后，带着一千年的经历和感悟，回头再看今天，难道不也就是看幼儿园孩童一样，一笑而过吗？”

这番话一说出来，不光卢振宇，连文讷都被震到了。这哪像一个二十来岁少女说出的话……

文讷怔了片刻，喃喃说道：“可是，嘉嘉，我们不可能活到五百年、一千年。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而我们已经成年了，成年之后还能让你觉得世界崩塌的事情，一般来说……真的都不是小事。”

程嘉嘉点点头，笑道：“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但几十年后未必就是终点，我们在尘世的各种表演，就好像棋盘上的各种厮杀一样，没准棋盘边上就站着一群退休老头儿，捧着茶杯，怡然自得地欣赏呢？等我们退场之后，没准就会发现这只是一局棋，也会站在旁边，捧着茶杯，快乐地看棋盘上的人世百态，而刚才还在棋盘上拼杀的死对头，这会儿可能就相视一笑，大家突然都跳出来了，都明白这不过是玩儿而已，不必当真。”

文讷和卢振宇都呆呆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又相互对视一眼，突然都觉得自己好庸俗。

文讷把书放下，轻轻抱住她，拍着她的后背，欣慰地笑道：“嘉嘉，恭喜你，你算是跳出来了，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今后就再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了。”

中午，两人想带程嘉嘉去丁海的店里吃饭，一来程嘉嘉长久以来都处于极度焦虑痛苦中，现在突然解放了，该带她开心一下。二来文讷也想见见秦琴，毕竟多日没见了，看看她跟了丁海之后是否开心了些，如果她情绪稳定下来了，那就顺便再谈谈案情。

但是程嘉嘉却婉言谢绝了，她说想留在家里看书，她感到身体还很虚弱，